

霍桑短篇小说

霍桑短篇小说

作者 霍桑

牧师的黑面纱①

①新英格兰缅因州约克县有位约瑟夫·穆迪牧师，约摸八十年前去世。他与这里所讲的胡珀牧师有相同的怪癖，引人注目。不过，他的面纱含义不同。年轻时，他因失手杀死一位好友，于是从那天直到死，都戴着面纱，不让人看到他面孔。——作者注

一个寓言

米尔福礼拜堂的门廊上，司事正忙着扯开钟绳。村里的老人们弯腰驼背顺街走来，孩子们喜笑颜开，活蹦乱跳地跟着父母，要不就一本正经地迈步，浑身礼拜天打扮的神气。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们侧目偷看好看的姑娘，觉得安息日的阳光使她们比平日更漂亮啦。人流大都涌进门廊，司事开始打钟，一面盯着胡珀牧师的门口。牧师一露头，他就该停打召唤的钟声了。

“牧师脸上这是啥呀？”司事失惊大叫。

听到的人都立刻回过身来，只见一位貌似胡珀先生的人，正若有所思地缓步朝礼拜堂走来。人们全呆了，即算来了位生人到胡珀牧师布道坛上动手给垫子掸灰尘，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大惊小怪。

“你敢肯定这是俺们那位牧师？”古德曼·格雷问司事。

“错不了，是胡珀先生。”司事应道，“今儿他本该跟韦斯特伯雷的舒特牧师对换的，可昨天舒特牧师捎信儿说不来了，得去给一场丧事做祈祷。”

如此大惊小怪的理由好像并不充分。胡珀牧师年届三十，一派绅士风度，虽仍未成家，却不失牧师该有的整洁干净。仿佛有位周到的妻子已为他浆洗过领箍，刷净了一周来落在礼拜天这身法衣上的灰尘。浑身上下只有一样东西刺眼，这就是箍住额头，低垂盖脸，随呼吸颤动的一块黑面纱。近些看，面纱似有两层，除了嘴和下巴，一张脸给遮得严严实实。不过，也许并没挡住他的视线，只给看到的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蒙上

了一层黑影。带着这片黑影，善良的胡珀先生朝前走着，步子缓慢沉静，像心不在焉的人惯常那样，微微驼背，两眼着地，但对等候在礼拜堂台阶上的教友们仍和气地点头致意，然而众人只顾吃惊打怪，竟忘了还礼。

“俺真不敢相信那面纱后头就是胡珀先生的脸。”司事道。

“俺可不喜欢那玩意儿。”一位老妪蹒跚而入，嘀嘀咕咕地说，“把脸一蒙，他就变得让人害怕啦。”

“俺们的牧师疯啦！”古德曼·格雷边说边跟着他跨进门槛。

胡珀牧师还没进门，这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就在礼拜堂传了开来。教友们纷纷骚动，扭头朝门口张望。不少人干脆站起来，转过身子。几个小家伙爬上椅背，又跌了下来，乱成一片。堂里女人的衣裙沙沙作响，男人的脚步拖来拖去，一扫恭候牧师驾到该有的肃静。可是胡珀牧师好像对这混乱视而不见。他几乎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朝两侧一排排的会众微微点头，走过最年长

的教友时还鞠了一躬。老人满头华发，坐在通道中间的扶手椅上。年高德劭的老人对牧师外表的异常反应真是迟钝，好像压根儿不曾感受四周的惊诧，直到胡珀沿台阶上了讲坛，戴着那块黑面纱与众人面对面时，方才有所觉察。牧师先生这神秘的标志一刻也不曾除下。领唱赞美诗，它随呼吸起伏；朗读《圣经》它就在他与圣书之间抛下黑影。他祈祷，它就沉沉地贴在他仰起的面孔上。莫非他想向可畏的上帝隐藏自己的面孔？

小小一块黑纱，怵目惊心，害得不止一位神经脆弱的女人被迫提前离开教堂。可是在牧师眼中，面无人色的教友们没准儿就跟他的黑面纱一样令人胆寒呢。

胡珀布道有方，远近闻名。他不以力量取胜，对教民们总是尽量好言相劝，导引大家朝向天国，而不靠雷霆般的圣谕驱赶人们奔向那里。此刻，他讲道的风格、方式，一如既往。可是要么由于讲道本身的情绪，要么出于听众的想象，总之，大家感到从未听过他这么有力的一番告诫。与平日相比，今天的布道更是蒙上了一层胡珀性情的温良与忧郁。主题涉及隐秘的罪孽

， 及那些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对自己的良心都想隐藏的秘密，甚至忘记全能的上帝洞察一切。有种难以捉摸的力量渗透了他的字字句句。全体教友，不论纯洁如水的少女还是心如铁石的男子汉，无不感到躲在可怕面纱后面的牧师正悄悄逼近，发现了他们思想与行为中深藏的罪恶。许多人双手交叉紧握，按住胸膛。胡珀牧师的话并不可怕，至少并不激烈。然而，那忧郁声调的每一个颤音都令听者发抖，莫名的悲怆与畏惧结伴而来。听众对牧师的反常感觉强烈，真盼一阵清风能把那块面纱掀开，简直认为露出来的会是一张陌生的面孔，尽管那身体、姿势、声音，分明是胡珀牧师的。

礼拜刚完，众人便不守规矩，争先恐后往外挤，急于交流按捺不住的惊异，且感到眼前不见了那块黑面纱，心情为之一松。有的人挤作一堆交头接耳，有的人独自回家，一路默默沉思。还有几位摇头晃脑，自作聪明，吹嘘他们能揭穿这个秘密。可有的人却肯定此事根本毫无秘密可言，不过因为牧师先生熬夜，给灯光弄伤了眼睛，需要遮挡罢了。片刻之后，胡珀牧师也跟

在教民们后头走了出来。他蒙着面纱的脸从这群人转向那群人，向白发苍苍的长者致意，又作为中年人的朋友与精神导师，和善庄重地跟他们打招呼。对年轻人则露出爱护与威严，还把手放到孩子们头上，为他们祝福。这样做是他安息日的老习惯，但今天回报他好意的只有奇怪与迷惑的目光。没人照往常那样，以与牧师比肩而行为荣。桑德斯老爷记性无疑出了毛病，竟忘了邀请胡珀牧师去他家用膳。自打牧师就职此地，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去他家饭桌上祝福的呀。今天，牧师只好回到自己寓所，正要关门，回头一望，众人的目光全都盯在他身上。黑面纱下面露出一丝忧伤的苦笑，隐约掠过牧师嘴角，随他一起消失不见。

“怪呀，”一位妇人道，“一块普普通通的黑面纱，跟咱女人家系在帽子上的没啥两样，可一到胡珀先生脸上就变得这么吓人！”

“胡珀牧师的脑筋一准出了毛病。”她丈夫，村里的医生道，“不过，这件怪事怪就怪在它带来的威力，连我这么个精明强悍的人都受到震动。那块黑纱虽说只

遮住了牧师的脸，可给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罩上了一层鬼气，你不觉得么？”

“可不是呐，”女人道，“俺说啥也不敢单独跟他在一起。

俺都纳闷，他自己怕不怕自己哩！”

“人有时候是会自己怕自己的。”她丈夫道。

下午的礼拜式跟上午情形相似。收场时，为一位年轻姑娘的葬礼敲起了丧钟。亲友们聚集在屋里，关系远些的熟人站在门口，议论着死者的长处。突然谈话中断，胡珀牧师来了，依然蒙着那块黑面纱，此刻这标志倒恰当不过。牧师走进停放遗体的房间，朝棺材俯下身去，向他死去的教民最后告别。弯腰时，面纱从额头直垂下来，要是姑娘不曾永远合上了双眼，就能看到他的面孔。莫不是牧师害怕她的目光，这才赶紧把面纱往后一拉？有人亲眼目睹了这场生者与死者的照面，毫不顾忌地说，牧师露出真相的刹那间，姑娘的遗体微微一动，打了个寒战，尸衣和薄纱帽都窸窣作响，虽说死者的面容纹丝不动。一个迷信的老太婆是这

个奇迹的唯一见证。牧师离开遗体，走到哀悼者们的屋子，然后走到楼梯口，为死者祈祷。祷文饱含深情，感人肺腑，哀哉痛哉，但又倾注着天堂的希望，仿佛姑娘的纤手在拨动着天堂的琴弦乐声在牧师悲怆的腔调之间依稀可闻。人们不寒而栗，虽然并不理解祷文深意。牧师祷告说，但愿他们和他自己，以及芸芸众生，都能像这位姑娘一样，泰然面对被撕去面纱的那一刻。抬棺材的人沉重地前行，送葬的人们尾随其后。死者打头，胡珀牧师戴着面纱殿后，哀伤了一条街。

“你干嘛朝后看？”送葬队伍中有人问同伴。

“俺好像觉得，方才牧师跟这姑娘的魂儿手拉手，一块儿走呐。”她回答。

“俺也觉得，也是方才那会儿。”另一位应道。

是夜，米尔福村里最漂亮的一对人儿要行婚礼。虽说胡珀牧师生性忧郁，逢这种场合，倒有一种平和的快乐。这种场合比热烈的作乐更能激起他和谐的微笑。他性格中的这一点比什么都更能赢得教民们的爱戴。参加婚礼的宾客急切地等待他的光临，满以为笼罩了牧师一

整天的那种奇异的恐惧，现在一定会烟消云散。可惜，结果并非如此。胡珀牧师进得门来，人们头一眼看到的还是那块可怕的黑面纱。这东西给葬礼平添了更深的忧伤，但给婚礼带来的只是凶兆。客人们顿时感到，仿佛有朵乌云从黑纱下面滚滚而来，遮住了花烛的光亮。一对新人站在牧师面前，可新娘子冰凉的手指在新郎瑟瑟发抖的掌心战栗，脸色死一般苍白，引起人们唧唧咕咕，说是几个钟头前才下葬的那姑娘打墓穴里钻出来入洞房啦。要是还有比这更阴沉的喜事，只能数响起丧钟的那场著名婚礼了①。

①霍桑著有短篇小说《婚礼上的丧钟》

主持完仪式，胡珀牧师举杯向新婚夫妇祝酒，语气温和诙谐。他的话本该犹如炉中欢跳的火光，照亮客人们的面庞，但就在那一瞬间，牧师从镜中瞥见了自己的形象，黑面纱也将他的心灵卷进了震慑众人的恐惧之中。他浑身颤抖，双唇失色，把未曾沾唇的喜酒溅洒在地毯上，转身冲入茫茫黑夜，因为大地也戴着它的黑

面纱啊。

第二天，米尔福全村上下只议论一件事，那就是胡珀牧师的黑面纱。那纱及纱后面隐藏的秘密成为人们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给女人们敞开的窗前提供了饶舌的材料。小店老板把此事当做头条新闻向顾客报道，孩子们上学的路上也叽叽喳喳没个完。一个爱学样的小淘气，用一块旧的黑手巾把自己的脸也遮了起来，结果恶作剧不但把同伴们吓得要命，他自己也吓得颠三倒四。

说也怪，教区里所有好管闲事、莽撞冒失之辈，就没一个敢直截了当向胡珀牧师打听，他为何这么做。从前，他若有半点儿事情需要人干预，出主意的总有一大群，而他也一向欣然从命。要说他有错的话，那就是太缺乏自信，连最轻描淡写的指责也会使他把芝麻小事当成罪过。然而，虽说他这种过分随和的毛病人尽皆知，却没人愿意就黑面纱的事向他一尽忠言。有种既不明说，又不用心遮掩的恐惧感，使得众人互相推诿。最后只好想出一条权宜之计，由教民们推选出一个代表

团与胡珀牧师面谈，免得此事引起公愤。再没有这么不会办事的代表团了。牧师友好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但待众人落座之后便一言不发，把挑开这番来意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代表们肩头。话题实在明白不过，胡珀牧师额上就裹着那块黑面纱，遮住了他的脸，只看得见两片安详的嘴唇。人们发现这嘴角时而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而那块黑纱，照他们想象，简直挂到了他胸前，成为一件可怕秘密的象征，横在他与他们中间。只要拉开面纱，他们就能自在地对此事发表议论，但不拉开它就无法启齿。结果众人枯坐良久，哑口无言，心烦意乱，畏畏缩缩地躲避牧师的目光，觉得这看不见的眼光就盯在他们身上。最后，代表们尴尬地收兵回营，对推选他们的人交代说，事关重要，若不召开全体教民大会的话，也至少得举行教会会议。

村里人为黑纱胆战心惊，但有个人除外。代表们空手而归，连要求牧师解释都不敢。这个人却以自己沉静个性的力量，决心驱散聚集在牧师头顶的奇异乌云。这朵云变得越来越黑啦。作为牧师的未婚妻，她有权知

道黑面纱掩藏的是什么。牧师头回造访，她就单刀直入挑明话题，这倒使双方都好办多了。牧师落座之后，她就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块面纱，并没发现威慑众人的骇然气象啊，不过是一块两层的绢纱，从他额前垂到嘴际，还随着他呼吸微微颤动。

“不，”她笑着大声说，“这纱没啥好怕的，只不过挡住了我爱着的一张脸罢了。来吧，好人，让太阳从乌云后面闪光吧。先把面纱摘下来，再告诉我你干嘛要戴着它。”

胡珀牧师微微一笑。

“时候会到的，”他说，“到时候咱们全都得摘下面纱。在那之前，我要是一直戴着它的话，亲爱的教友，请别见怪。”

“你的话也神秘兮兮，”姑娘道，“至少该把遮住你真话的这层纱去掉啊。”

“伊丽莎白，我愿意，只要不违背我的誓言。那就告诉你吧，这块面纱是个记号和标志，我受誓言约束，得永远佩戴。不论身处光明还是黑暗，独自一人还

是众目睽睽，也不论与陌生人还是亲朋好友共处，世人休想见到它摘下来。这凄凉的帘幕必须将我与世人隔开，就连你，伊丽莎白，也永不能看到它后面！”

“是什么沉重的苦难降到你头上，害你永远遮暗自己的眼睛？”她诚恳地问。

“它要是哀悼标记的话，”胡珀回答，“也许我跟多数世人一样，也有足够的悲伤，得用它来做个记号。”

“可要是世人不相信这只是清白哀伤的标记呢？”伊丽莎白劝道，“虽说你受人尊重和爱戴，可是没准儿别人会飞短流长，说你自知犯了不可告人的罪过，这才遮住自己的面孔。为你的圣职着想，赶走这些谣言吧。”

说起村中已经传开的谣言，她脸都涨红了。可胡珀牧师安之若素，甚至还笑了——相同的苦笑，似一道微光，从面纱的暗影下闪现出来。

“我若是因悲伤遮住面孔，自有足够的理由。我若是因不可告人的罪过遮住它，那么哪个凡夫俗子不可

以这么做呢？”

他就这样温文有礼，却又执拗不移地拒绝了她的一切恳求。最后伊丽莎白沉默了。她好像陷入沉思，大概在寻思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试，把心上人从这么阴暗的妄想中拉回来。此事若无其它含义，不定是神经错乱的症候。即使她个性比他更坚强，此刻也珠泪涟涟。不过，刹那间，有种新感觉取代了忧伤。她不知不觉盯住那块黑纱，突然，仿佛空中出现一道微光，黑纱的恐惧攫住了她。她蓦地起身，对着他直发抖。

“你到底也感觉到啦？”牧师口气悲哀。

她不回答，双手掩面，转身欲走。他冲上前一把抓住她胳膊。

“对我忍耐些，伊丽莎白！”他激动地叫道，“别抛弃我，虽说这块面纱今生今世必得隔开咱们。做我的人吧，来世我脸上就不会有面纱了，咱俩的灵魂也不会被黑暗相隔！这不过是现世的面纱——不是永恒的呀！噢！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孤独，有多么害怕，一个人待在这块黑纱后面。别把我永远抛在这痛苦的黑暗后头！”

“那就把面纱掀开一回，让我看看你的脸。”她说。

“不行！绝不行！”胡珀回答。

“那就再见！”伊丽莎白道。

她抽出胳膊，缓步走开，在门口停下，回首对他久久凝望。这目光几乎穿透了黑面纱的秘密。即使心情沮丧，胡珀牧师仍在微笑，觉得把他与幸福拆开的，不过是一种物质的标记罢了，虽说这东西投下的恐怖阴影，必然会给最亲近的情侣造成隔阂。

打那以后，再没法要牧师除去面纱，或直率地要求他说出面纱掩藏的秘密。那些自以为比世俗偏见高明的人，将此事仅仅看作一种怪癖，说这种怪癖经常会与正常人的理智行为混合在一起，结果使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显得疯疯癫癫。但是，多数人眼中，胡珀已无可救药地成为怪物。他无法心安理得地走路，发现善良胆小的人们扭脸躲他，胆大皮厚者则故意挡他的路。后者的无礼迫使他放弃了黄昏时去墓地散步的老习惯，因为只要他靠在墓地的大门上沉思，墓碑后面就会有人探出

头来，窥视他的黑面纱。另有谣言四起，说是死人的凝望招他去那儿的。他仁慈的心被深深刺痛，因为小孩子们一见他就中断欢乐的游戏，四下逃散，其实，他忧郁的身影还离得远远。他们本能的恐惧比什么都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怖已深深交织在面纱之中。事实上，大伙儿知道，他自己对黑面纱也极为厌恶。除非不得已，他绝不打镜子面前走过，也不肯俯身去饮静静的泉水，免得在它宁静的怀中被自己的形象吓一跳。由此引发了似有道理的谣传，说胡珀牧师的良心备受熬煎，因为他犯下了无法隐瞒只好如此朦胧暗示的大罪。于是，黑纱下面滚出一团乌云，挡住了阳光。这罪过与哀伤的不明不白，从头到脚裹住了可怜的牧师先生，使他永远得不到爱心与同情。人们议论说，幽灵与魔鬼在黑纱后面与他作伴。他就这样继续走在黑纱的阴影当中，内心战栗，外表恐惧，在自己灵魂的黑暗中摸索，或透过面纱，注视着被它弄得满目凄凉的世界。据说连无法无天的风也敬畏牧师可怕的秘密，从不把那块面纱吹起来。不过，胡珀牧师走过熙熙攘攘的
